

—我的故事—

法老 的探险家

【法】维维亚娜·柯尼希 著
张茜茹 译

小特使米内拉斯的日记
公元前 1472 年



全国优秀出版社
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

——* 我的故事 * ——

法老 的探险家

Minémès, explorateur pour Pharaon

【法】维维亚娜·柯尼希 著
张茜茹 译



全国优秀出版社
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

图字:11-2013-258号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法老的探险家/(法)柯尼希著;张茜茹译.—杭州: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,2014.8
(我的故事)

ISBN 978-7-5342-8138-9

I. ①法… II. ①柯… ②张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中篇小说—法国—现代 IV. ①I565.8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096796 号

Minémès, explorateur pour Pharaon
© Gallimard Jeunesse, 2011

丛书策划 陈 丰
特约编辑 王轶华
责任编辑 李艳鸽
美术编辑 邵 安
封面设计 段颖婷 张卓明
责任校对 沈 鹏
责任印制 王 振

我的故事
法老的探险家

[法] 维维亚娜·柯尼希/著 张茜茹/译

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 (杭州市天目山路 40 号)
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6.25 彩页 2 字数 87000 印数 1—11720
2014 年 8 月第 1 版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42-8138-9 定价：16.00 元

(如有印装质量问题，影响阅读，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)

序



老少咸宜，多多益善

——读《我的故事》丛书有感

钱理群

这是一套“童书”；但在我的感觉里，这又不只是童书，因为我这 70 多岁的老爷爷就读得津津有味，不亦乐乎。这两天我在读丛书中的两本《王室的逃亡》和《法老的探险家》时，就有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奇异感觉。作品所写的法国大革命，是我在中学、大学读书时就知道的，埃及的法老也是早有耳闻；但这一次阅读却由抽象空洞的“知识”变成了似乎是亲历的具体“感受”：我仿佛和法国的外省女孩露易丝一起挤在巴黎小酒店里，听那些平日谁也不注意的老

爹、小伙、姑娘慷慨激昂地议论国事，“眼里闪着奇怪的光芒”，举杯高喊：“现在的国王不能再随心所欲地把人关进大牢里去了，这个时代结束了！”齐声狂歌：“啊，一切都会好的，会好的，会好的……”我的心都要跳出来了！我又突然置身于3500年前神奇的“彭特之地”，和出身平民的法老的伴侣、10岁男孩米内迈斯一块儿，突然遭遇珍禽怪兽，紧张得屏住了呼吸……这样的似真似假的生命体验实在太棒了！本来，自由穿越时间隧道，和远古、异域的人神交，这是人的天然本性，是不受年龄限制的；这套童书充分满足了人性的这一精神欲求，就做到了老少咸宜。在我看来，这就是其魅力所在。

而且它还提供了一种阅读方式：建议家长——爷爷、奶奶、爸爸、妈妈们，自己先读书，读出意思、味道，再和孩子一起阅读、交流。这样的两代人、三代人的“共读”，不仅是引导孩子读书的最佳途径，而且营造了全家人围绕书进行心灵对话的最好环境和氛围。这样的共读，长期坚持下来，成为习惯，变成家庭生活方式，就自然形成了“精神家园”。这对孩

子的健全成长，以至家长自身的精神健康，家庭的和睦，都是至关重要的。——这或许是出版这一套及其他类似的童书更深层次的意义所在。

我也就由此想到了与童书的写作、翻译和出版相关的一些问题。

所谓“童书”，顾名思义，就是给儿童阅读的书。这里，就有两个问题：一是如何认识“儿童”？二是我们需要怎样的“童书”？

首先要自问：我们真的懂得儿童了吗？这是近一百年前“五四”那一代人鲁迅、周作人他们就提出过的问题。他们批评成年人不是把孩子看成是“缩小的成人”（鲁迅：《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》），就是视之为“小猫、小狗”，不承认“儿童在生理上心理上，虽然和大人有点不同，但他仍是完全的个人，有他自己的内外两面的生活。儿童期的二十几年的生活，一面固然是成人生活的预备，但一面也自有独立的意义和价值”（周作人：《儿童的文学》）。

正因为不认识、不承认儿童作为“完全的个人”的生理、心理上的“独立性”，我们在儿童教育，包括

童书的编写上，就经常犯两个错误：一是把成年人的思想、阅读习惯强加于儿童，完全不顾他们的精神需求与接受能力，进行成年人的说教；二是无视儿童精神需求的丰富性与向上性，低估儿童的智力水平，一味“装小”，卖弄“幼稚”。这样的或拔高，或矮化，都会倒了孩子阅读的胃口，这就是许多孩子不爱上学，不喜欢读所谓“童书”的重要原因：在孩子们看来，这都是“大人们的童书”，与他们无关，是自己不需要、无兴趣的。

那么，我们是不是又可以“一切以儿童的兴趣”为转移呢？这里，也有两个问题。一是把儿童的兴趣看得过分狭窄，在一些老师和童书的作者、出版者眼里，儿童就是喜欢童话、魔幻小说，把童书限制在几种文类、少数题材上，结果是作茧自缚。其二，我们不能把对儿童独立性的尊重简单地变成“儿童中心主义”，而忽视了成年人的“引导”作用，放弃“教育”的责任——当然，这样的教育和引导，又必须从儿童自身的特点出发，尊重与发挥儿童的自主性。就以这一套讲述历史文化的丛书《我的故事》而言，尽管如前所述，它从根本上是符合人性本身的精神需求的，但这样的需

求，在儿童那里，却未必是自发的兴趣，而必须有引导。历史教育应该是孩子们的素质教育不可缺失的部分，我们需要这样的让孩子走近历史，开阔视野的，人文历史知识方面的读物。而这套书编写的最大特点，是通过一个个少年的日记让小读者亲历一个历史事件发生的前后，引导小读者进入历史名人的生活——如《王室的逃亡》里的法国大革命和路易十六国王、王后；《法老的探险家》里的彭特之地的探险和国王图特摩斯，连小主人公米内迈斯也是实有的历史人物。每本书讲述的都是“日记背后的历史”，日记和故事是虚构的，但故事发生的历史背景和史实细节却是真实的，这样的文学与历史的结合，故事真实感与历史真实性的结合，是极有创造性的。它巧妙地将引导孩子进入历史的教育目的与孩子的兴趣、可接受性结合起来，儿童读者自会通过这样的讲述世界历史的文学故事，从小就获得一种历史感和世界视野，这就为孩子一生的成长奠定了一个坚实、阔大的基础，在全球化的时代，这是一个人的不可或缺的精神素质，其意义与影响是深远的。我们如果因为这样的教育似乎与应试无关，而加以忽略，那将是短

见的。

这又涉及一个问题：我们需要怎样的童书？前不久读到儿童文学评论家刘绪源先生的一篇文章，他提出要将“商业童书”与“儿童文学中的顶尖艺术品”作一个区分（《中国童书真的“大胜”了吗？》，载2013年12月13日《文汇读书周报》），这是有道理的。或许还有一种“应试童书”。这里不准备对这三类童书作价值评价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在中国当下社会与教育体制下，它们都有存在的必要，也就是说，如同整个社会文化应该是多元的，童书同样应该是多元的，以满足儿童与社会的多样需求。但我想强调的是，鉴于许多人都把应试童书和商业童书看作是童书的全部，今天提出艺术品童书的意义，为其呼吁与鼓吹，是必要与及时的。这背后是有一个理念的：一切要着眼于孩子一生的长远、全面、健康的发展。

因此，我要说，《我的故事》这样的历史文化丛书，多多益善！

2013年2月15日至16日

米内迈斯的日记从泛洪季1月30日开始写起，即公元前1472年7月（请看书后的词语解释“历法”一条）。

底比斯，图特摩斯三世统治第八年

底比斯，图特摩斯统治第八年

泛洪季1月30日

我一个人在王宫的花园里待了多久了？不知道。天真的很热，我也真的很累。可我却迈不动腿，舍不得走。主要是因为图特摩斯对我实在太好了，他送了我整整一卷莎草纸！好大一卷，又长，又新。

我使劲回忆，可打我出生以来，从没收到过这么棒的礼物。有时，我从舅舅那儿能得到一点蜂蜜蛋糕（我最喜欢了）、一个麻布球（最后被他的猫抓破了）、一块崭新的缠腰布，或者文具之类的，除此以外就没别的了。舅舅很严厉，他照顾我这个可怜的孤儿好几年了。我觉得他其实很爱我，只是嘴上从来不说，反而常常吼我：

“米内迈斯，别在那儿一动不动地盯着苍蝇飞了！干点有用的事，我看抄一页字倒是不错。”

不过他可没送我莎草纸！这么一大卷都给我了，

太棒了。这下我不管什么时候，想写什么就写什么，不像用学校的写字板写字，还得边写边擦。说干就干，为了开个好头，现在我写下一句真心话：图特摩斯是我最好的朋友。



泛洪季2月1日

图特摩斯送我莎草纸的时候，一定预感到今后会发生了不得的大事，好让我记在我的莎草纸卷上。昨天晚上，女王哈特谢普苏特做了个梦，有一队人马去神秘的彭特之地探险！她已经迫不及待要派出探险队伍了。众所周知，梦就是神的旨意，而我们必须服从神。女王坚信这次探险一定会成功。

彭特？今早起床的时候，我根本不知道这个词。现在夜幕降临，可我还是没进步多少。整个底比斯都在议论纷纷。宫殿里、神庙里、皇亲国戚的府邸里、

各家各户、小酒馆里、小巷子里，甚至尼罗河岸边，人们窃窃私语，说要去彭特，必须先穿过沙漠，然后在翠海上漂流很久，很久很久，才能到达那里。人们还说，那里有数不清的乳香、没药和金子……总之，要多少有多少！

泛洪季2月2日

天热得要命，我一整天都在忙东忙西。从晨跑开始，一直到喋喋不休的夜课，我一刻都没消停过，真是累趴下了。可我怎么能睡觉呢？我还没在我可爱的莎草纸卷上写几笔呢……所以我这就写了。我的手在发抖，眼前糊里糊涂的，发酸的手指勉强写下这几行字。我习惯写祭司体——漂亮的象形文字的简化体。通常，我写得都不错，可今晚实在不行了。看到自己在精美的莎草纸上写出这么难看的字，我实在是惭愧。我还是别写了，赶紧去睡觉。



泛洪季2月5日

我舅舅是卡纳克神庙的祭司，他告诉我，往彭特跑一个来回差不多要一年的时间！我真同情那些即将出发的水手，还有船上其他的人。

“我不懂，你怎么会对彭特一无所知，”他对我说这话时语气干巴巴的，“有那么多古文献，说的都是从前法老派往彭特的探险队如何长途跋涉，你难道从没读过吗？老天爷，你应该对彭特了若指掌才对啊！”

舅舅长叹了一口气，他并不指望我的辩解，所以我什么也没说。我面露惭愧之色，低下了头。他用右手摸摸秃掉的脑袋，这是他的习惯动作，他每次陷入沉思时，就会摸自己的脑袋，又加了一句：“米内迈斯，只有两种可能，要么是你的老师对你管得太松

了，要么就是你没好好听讲。”

他的眉头都皱起来了。

“赶紧把你落下的功课好好补上，小东西，”他看起来很生气，“否则你就只能去一个偏远的小村子当书吏，或者比这更糟，干脆去做陶匠、农民、放羊娃……我对你的期望可远不是这样啊。”



泛洪季2月7日

太阳刚刚露出地平线，我就醒了。我几乎一夜没睡，舅舅的话总在我脑海里打转，我不想让他失望。现在，我不能动，也不能出声，怕吵醒他，惹他生气。所以我就写日记了，顺便整理下思绪。

我整夜都在想，不知道彭特在哪儿并不是我的错。好吧，是我的错。舅舅是对的。我开始觉得自己错了，但也不是什么大错。上课时，我偶尔会开小

差，特别是天很热的时候。其实，和我一样不知道的大有人在。

泛洪季2月8日

我在卡纳克神庙办的书吏学校读了三年书了。我每天都去上课，希望有朝一日能当一个好书吏，一个好祭司。我们的小法老图特摩斯也在那儿上学，他的目标是成为最博学的国王。我俩处得不错，谁让我们今年都满10岁呢。不仅如此，我俩都有一双大大的黑眼睛，还都剃了光头，这样不长虱子。我俩老待在一起，我真希望他就是我兄弟。

泛洪季2月9日

我不知道法老为什么喜欢我。也许是因为我们的父亲都在很早以前去世了吧？是悲伤拉近了我们的距离吗？很有可能。不过他还有母亲，她既不是王后也不是公主，而是地位卑微的次妃，这点让他怒

不可遏。而我母亲，则在生我的时候难产死了。读书，写字，计算，拜神，格斗，射箭，驾车，陪国王玩耍，遵从他的命令……我怎么能不累，上课时怎么能不开小差。不过这一切都不能让舅舅知道。他一定会大发雷霆，罚我背诵整首“行当歌”（要知道这首诗特别长！），好让我明白“万般皆下品，唯有书吏高”！他还会舞动大棍子来威胁我说：“米内迈斯！俗话说得好，‘男孩儿的耳朵长在背上，打他才会听话’。”

泛洪季2月10日

我与法老的友谊让我能跟随他在任何地方自由出入——包括王宫。卫兵都认识我，假如偶然那么一次，我一个人来王宫，他们也会放我进去。图特摩斯有三个形影不离的伙伴：他的影子、他的爱犬扎布，还有我。我们玩得特别好，尽可能黏在一起。

今天上完课，我们在王宫的花园里玩了好一阵。